

中泰建交以来泰国主流文学作品中的“他者”中国形象

保德娇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DOI: 10.12238/ems.v6i8.8775

[摘要] 本论文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的指导下,系统梳理1975年后泰国主流文学作品代表作中的中国形象的整体特征的流变情况。经过研究发现,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形象整体呈现出的明显特征是勤奋、智慧、有商业头脑且具有明显家族观念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传承者的积极形象。从历时角度分析,1975年后泰国主流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也经历了从目的性的被边缘化逐渐淡化到单纯的融合性日渐凸显的过程,其融合性呈现越来越显著。

[关键词] 比较文学形象学; 1975年后; 泰国主流文学作品; 中国形象特征; 中国形象流变

The image of the "Other" China in mainstream Thai literary work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Bao Dejiao

Yunnan University Dianchi College

[Abstract]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image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magery in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mainstream Thai literature after 1975. After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image of China during this historical period was characterized by diligence, wisdom, business acumen, and a positive image of inherit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nd family valu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image of China in mainstream Thai literature after 1975 has also undergone a process of gradually fading from purposeful marginalization to increasingly prominent fusion, and its fus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Keywords] Comparative Literary Imagery; After 1975; Mainstream literary works in Thailand; Chinese image characteristic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Image

引言:

中国形象在泰国文学中的源起,最早与泰国史料中素可泰兰甘亨国王时期派遣使团朝贡元朝皇帝事件有关。之后各历史时期的游记、韵文诗词中陆续出现与中国人相关的文字描述,为中国形象具体化提供了素材。1975年前,在泰国本土文学史中的中国形象因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和地位而备受争议,这种形象是基于泰国“中立”自保需求而塑造的。中泰两国正式建交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加深,泰国文学界刻画中国形象本土主流作品的数量和影响力逐渐增加,假想敌对的中国形象逐渐消失,中国形象更加客观真实和丰富多元,揭示中国形象在泰国主流文学中的演变轨迹。

一、1975年后的书写中国形象的泰国主流文学作品概况

1975年是中泰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1975年7月1日,中泰两国正式建交,这一事件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泰国主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更是泰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理解与想象的产物。

泰国主流文学作品中关于中国形象的书写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5年至1990年间的泰国文学对中国形象的书写主要集中在历史小说和移民题材作品中,例如《迎风之竹》(苏帕·西里辛 1980)和《新婿》(拉·罗加那 1982);1990年至2000年,中泰经济合作的加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使得泰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更加多样化,例如《龙腾暹罗》(拉帕松·谢维坤 1990)和《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他信·西那瓦 1999);2000年以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使得泰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更加丰富和立体。例如《蝴蝶梦影》(安恰里·厄吉巴色 2009)和《月是故乡明》(布拉帕松·谢维坤 2014)等等。

二、1975年后泰国主流文学作品中的“他者”中国形象特征

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是指与主体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群体。通常来说,文学作品中的“他者”形象往往带有复杂的文化、社会和历史内涵,不仅反映了创作者对异质文化的认知和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读者对这些文化的理解和看法。^[1]

在1975年后的泰国主流文学作品中,泰国作家主要是通过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细致地刻画了中国形象,其中主要是从中国广东及潮汕文化区、海南等中国南方以及中国其他省份地域迁移到泰国的中国人华裔为代表,从对他们性情、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描述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展示了华人在泰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泰国社会对华人的态度。

(一) 坚毅奋斗的华人形象

泰国对中国人的最突出和典型的集体认知是因中国国内自然灾害和战争因素引发的移民潮后期,在泰华人有的依靠一技之长谋生,有的一无所长,但面对苦难和生存困境时集体表现出了隐忍、坚强、奋斗的意志,以及行善感恩的思想。

在《迎风之竹》^[2]中,作者大篇幅地从人物的肖像、言行及环境等诸多方面刻画“阿竹”不屈不挠的性格特征。“阿竹”出生在二战后的一个优渥富裕的泰国家庭,父母是一代华裔,却在探访居住在中国广州的奶奶的过程中遭遇居住泰国的父母相继因病双亡的变故,他的兄弟离散,寄人篱下却

受尽心肠歹毒的泰国亲戚的折磨,被迫流浪街头。但他从未放弃,之后几经辗转前往香港九龙,在养父的资助下经营水果摊生意维持生计。回国后在善良和通情达理的通康老师、桓老师的帮助下掌握裁缝技艺得以改善生活。随后改名“缇哲”以便更好地融入泰国社会,结识心爱的姑娘冰玉与其成亲。尝试多份工作却屡屡受挫失败,举家搬迁多次也能重新振作,最终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逐渐在泰国站稳脚跟,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在《月是故乡明》^[3]中,“萧”是一个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裔,父母在战争中被日本人杀害,被迫乘船远渡新加坡谋生立足,发展成为大公司的老板。文中描述“萧”遭遇挫折后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蓬头垢面,脚上穿着一双劣质胶人字拖,背着一个破布袋,站在载满乘客和货物的木船夹板上用坚定和充满希望的眼神注视着远方。”

不论是“阿竹”或“萧”,都是在移民潮后各个时期泰民族主流文化背景下,无数个一边奋力克服排他化障碍以更好地融入泰国和国际社会,一边坚守并发扬不畏艰难、坚定刚毅、奋发自强中国性的华人形象代表。

(二) 富有智慧的商人形象

精明、能干、富有智慧的商人是中泰建交后期中国形象最典型和突出的特质。1975年后,大多数中国华裔依靠商业资本的积累已经发展成为泰国的中产阶级。1978年,在銮披汶·颂堪政府出台法令严禁外国人从事泰国政府内部相关职业,例如:公务员、警察、士兵等,促使泰国华人将生存渠道转向商业和贸易,依靠中国商人勤劳、诚信、节俭的品质,不断拓展上一代或几代华裔所从事的商业事务,不断积累资本成为泰国的成功企业家。

《龙腾暹罗》^[4]以第三代泰国华裔的视角展开叙述,其祖父“阿良”是一位具有较高商业才能的人物,从中国汕头远赴泰国谋求生计,从一个一无所有的背米搬运工到搭起一个狭小的咖啡摊,后来依靠独特的商业眼光和决断,在台湾开设织布厂,并在泰国扩大纺织厂,销售棉布、尼龙人造丝等纺织品,在泰国市场形成了行业垄断。此后凭借其长远的眼光,将业务拓展至金融领域。在这过程中经历了战争、革命、政治动荡等种种波折,公司陷入困境几乎破产,但能抓住日本、中国台湾企业投资泰国的契机创立了纺织厂,为家族的兴盛奠定了基础。“阿良”有三个妻子,育有9个子女和6个孙子,他坚持用中国传统品德的教育观念教育他的“在

泰华人”子孙后代, 家族人丁兴旺, 将商业品领传授给他的子孙们, 作为二代三代华裔也继承了商业才能, 子孙后代在其家族生意中各司其职、团结合作, 共同将其传承下来的家业发扬光大。文中提到在讨论家族业务发生冲突时, 家族中的三代华裔只认为是对的, 不论是高高在上的爷爷还是父亲, 都会丝毫不留情面, 果断否认和发表看法, 在家族中形成的民主决断的商业策略。文中提及在家族产业因资产增值过快遭到沙立他那叻政府怀疑, 工人罢工反抗, 家族各成员及时安抚工人, 与政府沟通, 在命悬一线时安全转移资产, 最终保住家族产业。

此外, 在《金帆》^[5]等作品中集中刻画了华人初到泰国起步艰难, 只能从事建筑工人这样的体力劳动或开展一些小生意, 但也能通过努力钻研成为建筑领域的专家。其中由于1997年的经济泡沫, 导致父亲承受不了经济损失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作为长子的“董”不得不担负起照顾母亲、弟弟和阿公的家庭职责, 同时承担起给父亲公司收拾残局的责任。文中写到他按照父亲的教诲一步一个脚印去解决当下问题, 他将继续前行, 永不停歇。《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6]中他信自述他是华裔后代, 中式家庭教育对他一生影响, 他强调在他创建新电信公司和从政的过程中, 着重采用中国式的管理理念来建立一个高效的团队和展开长远规划。

(三) 强烈的民族认同形象

1975年后今的泰国主流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集中体现为中国华裔对中国传统习俗、信条和道德的认同和坚持, 这些都是区别于泰民族的华人典型属性。他们秉持和践行中国祖先传承的“德”“孝”“团结”价值观, 在泰国社会环境中坚守传统习俗节日和观念、心怀感恩, 身体力行, 对泰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迎风之竹》中, 叙述了《三字经》《千字文》等中国古代文学对主人公幼时成长的影响, 《荔枝记》《白蛇传》《三国》等中国传统戏剧剧目的魅力, 描绘了梅桃梨花的花冢、八骏图、母子虎图、群鸡图、溪流图的文化内涵; 记录了春节祈福、中秋节拜月、元宵节游花灯等习俗。以及此小说的要传达的“竹子精神”, 文中祖父“阿竹”教导每个家庭成员, 对于自身而言要像竹子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遇到再大困难也要破土而出迎风而立; 要做一个像竹子一样有多种用途的人。对于家庭而言, 要像竹林一样团结群居, 相互扶持方可成为强大的竹林。在《迷雾消散之前》^[7]中, 主人公“林

正”作为在传统中医和草药领域拥有博识的中国人, 迁移到泰国后恪守祖训, 从不利用行医治病赚取利益, 不剥削病人, 甚至在饥寒交迫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也没有违背家训。而后在子孙的引导下用家传中医秘方在泰国济世救人, 传播了中国传统中医之妙文化, 塑造了一个精通医术、医德高尚的形象。

三、中国形象的流变

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一个国家按照他的发展过程在一种文学的总体中反映出来的形象往往表现出由被尊重国家和接受国家的演变而产生的变化。^[8]中泰建交前, 泰国文学作品展中对华人的描绘带有浓重的负面色彩, 表现为“非泰人”性质。随着中泰关系的改善和泰国社会对华人贡献的认可, 文学作品中的华人形象才逐渐转向正面。整体来看, 1975年后的泰华人曾经历从“在泰华人”到“华裔主流”的逐渐变迁。但是尽管两国在官方层面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但受20世纪50、60年代泰国政府对共产主义威胁感余波的影响, 两国建交后泰国对待华人的态度依然保留着排他性和回避性。

(一) “在泰华人”边缘性尚存

中泰建交后, 泰国国内的泰共问题得到了和平解决, 泰国政府对华人实施缓和政策, 华裔通过通婚、双语教育、经济贸易等行为逐渐在泰民族社会中占据一定地位。但泰国在作为文学创造者的层面, 中国人物“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对“他者”中国人物的否定。^[9]以防范共产主义扩散为目的“同化政策”的余波依旧影响着泰民族主体社会中华裔的社会地位。尽管许多华裔改泰姓和接受泰国文化教育, 但仍未完全融入主流社会, 社会身份认同受到质疑。因此, 泰国主流文学作品中的华人华裔身份是具有“排他”性质的“在泰华人”。

在拉·罗加那的《新婿》^[10]一作品中, 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萨昂夫人不喜欢她的女婿“阿唐”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阿唐”是华裔, 尽管“阿唐”的家族已经获得了泰国官方赋予和认可的泰国姓氏和身份, 但萨昂夫人依然想尽办法刁难“阿唐”。原文中萨昂夫人对女儿训斥道: “你为什么一定要嫁给‘种菜佬’吗? 虽然他变更为泰国姓氏, 但事实上谁不知道‘阿萨瓦博拆’这个姓氏事实上就只是姓白的华人而已, 我坚决不同意你嫁给他。”其中使用了“โผล่”一词意为“种菜佬”来影射中国人, 这是由于泰国华人的蔬菜种植习惯在泰国社会中被视为社会最底层人所从事的事务。因此, “โผล่”一词逐

渐演变为受教育水平低、粗俗鲁莽的中国人的代表,这是泰国社会一定时期内对华人的“套话”,他们自认为比泰国华裔高人一等。此外,萨昂夫人侮辱其家人不纯正的泰语口音等“非泰人”的性质:“你看看他们那一家子人,泰语也说不清楚,只会说中文的‘你’‘我’,没有礼貌!”。此外,在玉·布拉帕的《恩情》中,深层刻画了居住在泰国贫民窟的底层华裔的生活景象。这一时期的华人群体在泰民族主体社会中表现为具有隐性被边缘化的“他者”属下阶层是泰国社会对一定历史时期对中国形象的“套话”^[11],且具有广泛传播的针对性。

(二)“在泰华人”融合性凸显

九零年代以来,逐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泰国经济的发展,泰国政府逐渐放宽了对华裔的限制,采取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泰国华裔通过数代人的奋斗已在泰国各领域尤其是商业领域牢固占据一席之地。泰国华裔在泰国身份融合了“中国属性”和“泰国属性”,泰国华裔在泰国社会互动中保持着一定的华人社群感和认同,通过华人社团和组织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同时积极参与泰国社会和经济生活,拥有泰国国籍,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做出贡献,形成了与泰国主流社会的紧密联系和认同感。

在《龙腾暹罗》一文中使用“เชื้อจีนชาวไทย”指代远洋迁移到泰国,从一无所有到艰苦奋斗成为泰国社会资本家。作品中使用“เจ้าสัว”指代泰国的华裔富商,该故事中“阿良”的首任妻子美玲对待儿子婚姻问题的原则从一开始地坚决反对与泰国女人结婚,逐渐转变到接受泰国儿媳。此外作为白手起家的泰国华裔富商的代表“阿良”他一生在运用三国的智慧解决人生难题,促使华裔子孙和与泰族人通婚的子孙后代了解并认可三国智慧。也是当今泰国社会上层阶级企业家奋斗的缩影,更有甚者推测本故事出自现实生活中某一位华裔资本家的真实经历。例如:正大集团创始人谢国民,华裔企业家通过在农业、零售、食品等领域的创新和投资,成为泰国乃至全球的重要商业人物。在2001年出版的《泰国五十五名望家族企业家传奇》^[12]一书汇集了泰国各大华人家族企业家的生平事迹和成功历程。作品中详细讲述了泰国的谢氏家族、黄氏家族、陈氏家族等55位著名华裔企业家从早期的艰难困境中崛起,最终在泰国商界取得辉煌成就,不仅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还积极参与泰国社会活动,包括慈善捐助、支持教育和社区发展项目等,维护和弘扬了泰国华裔在泰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及其家族的历史和荣誉。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体现出中国华裔“中国属性”和“泰国属性”的双重归属和认同,这种融合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了中泰两个民族的民族属性、国家属性、文化属性、职业属性、群体属性方面。

四、结论

通过对1975年后泰国主流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分析后可以发现,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形象整体呈现较为积极和逐渐向好的趋势,并非单一的正面或负面形象,具有多重复杂性。其中的中国形象既展现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承,又包含了对泰国文化的吸收融合。这些“他者”形象不仅是文学创作的结果,也体现了泰国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认可,展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参考文献]

- [1]陈琛. 分析泰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J]. 校园英语, 2019 (39): 251.
- [2]金勇. 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J]. 东南亚研究, 2021 (02): 135-152+158.
- [3]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07
- [4]塔克·查洛姆蒂亚拉纳, 张婷. 20世纪泰国文学作品中华人形象研究[J]. 南洋资料译丛, 2023 (1): 41-80.
- [5]熊伟玲. 玉·布拉帕小说中的华人形象研究[D]. 广西民族大学. 2022.
- [6]ธนวัฒน์ ทรัพย์ไพฑูย์. ทำนานชีวิตเจ้าสัว 55ตระกูล [M]. กรุงเทพฯ: เอชเอ็น, 2544
- [7]ลักษณะ ไรจนา. เจอใหม่ [M].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สุวีริยาสาส์น, 2523.
- [8]ทิพย์ ชินวัตร. คาถาควา เจ้าคิดจิน [M]. กรุงเทพฯ: ไทยคม มูลนิธิ, 2556.
- [9]สุภา สิริสิงห. ไผ่ล้อม [M].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สุวีริยาสาส์น, 2523.
- [10]ประภัสสร เสวิกุล. ใจน่าน [M].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สำนักพิมพ์น่าน, 2558
- [11]ประภัสสร เสวิกุล. ลำพูนทอง [M].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สำนักพิมพ์ดอกหญ้า, 2533.
- [12]ประภัสสร เสวิกุล. ลอดลายมังกร. [M].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นานนมคศพบลเกษน, 2554.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度[云南省教育厅]批准立项的[“三个定位”专项]项目(项目编号: [2022J1069])——“[中泰建交以来泰国主流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